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



朱自清序跋書評集

朱光潛書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扉设计：钱月华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51,000 字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100

书号 7002·31 定价 0.84 元

目 录

《背影》序	1
《杂诗三首》序	8
《欧游杂记》序	11
《你我》序	15
《经典常谈》序	18
《伦敦杂记》序	22
《诗言志辨》序	26
《新诗杂话》序	32
《国文教学》序	36
《语文零拾》序	41
《犹贤博弈斋诗钞》序	43
《标准与尺度》序	45
《论雅俗共赏》序	48
《忆》跋	50

《子恺漫画》代序	54
《萍因遗稿》跋	57
《子恺画集》跋	58
《梅花》后记	61
《粤东之风》序	65
《燕知草》序	70
《谈美》序	75
《文艺心理学》序	79
失名《冬天》跋	85
《文心》序	86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90
《西南采风录》序	102
锺明《呕心苦唇录》序	105
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	107
北平诗	110
——《北望集》序	
日常生活的诗	114
——序萧望卿《陶渊明批评》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	117
——序林庚《中国文学史》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	122
——《闻一多全集》序	

《闻一多全集》编后记	134
《山野掇拾》	140
《白采的诗》	149
《熬波图》	161
《歧路灯》	176
给《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的作者——李健吾	
先生	181
《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	184
《子夜》	193
论白话	200
——读《南北极》与《小彼得》的感想	
读《心病》	207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211
读《湖畔》诗集	219
陶诗的深度	224
——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	
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	234
诗文评的发展	239
——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历史在战斗中	253
——评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甚么是宋诗的精华 ·····	262
——评石遗老人评点《宋诗精华录》	
中国文的三种型 ·····	272
——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 ·····	281
——介绍郭沫若著《十批判书》	
今天的诗 ·····	288
——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	
跋 ·····	朱乔森 297

《背影》序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

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文

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牋，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意思相差不远的。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

的有些相象，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象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煞的。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

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象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象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象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

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清华园。）

① 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内。

《杂诗三首》序

上月二十三日接平伯自杭州来信，说他自创新体，作短诗，并附寄《忆游杂诗》一篇十四首。我很喜欢这种短诗。从前读周启明先生《日本的诗歌》一文，便已羡慕日本底短歌；当时颇想仿作一回，却因人事牵率，将那心思搁置了。现在读了平伯所作，不禁又怦然动念；于是就写了这三首^①。

我欢喜这种短诗，因为他能将题材表现得更精彩些，更经济些。周先生论日本底短歌，说：“……但他虽不适于叙事，若要描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却很擅长。”我们主张短诗，正是这个意思；并且也为图普遍起见。——因为短诗简单隽永，平易近人。可是中国字都是单音；在简短的诗形里，要有舒缓和美的节奏，很不易办。往往音节太迫促了，不能引起深沈的思念，便教人读着不象一首已完的诗；如“满城风雨近重阳”之

类，意境原可以算完成了，但节奏太急，便象有些站不住似的；所以终于只能算是长诗底一部分，不成功一首独立的诗。不过我们说的短诗，并不象日本底短歌、俳句等，要限音数和节数；这里还有些自由伸缩底余地。——要创造短歌、俳句等一类东西，自然是办不到；若说在我们原有诗形外，另作出一种短的诗形，那也许可能罢。这全靠现在诗坛底努力了。至于我这三首，原是尝试之作，既不能舒缓和美，也未必平易近人；那是关于我的无力，要请读者谅解的了。

所谓短诗底“短”，正和短篇小说底“短”一样；行数底少固然是一个不可缺的元素，而主要的元素，却在平伯所谓“集中”；不能集中的，虽短，还不成诗。所谓“集中”，包括意境和音节说。——谈到短诗底意境，如前所引周先生底话，自然是“一地的景色”或“一时的情调”。因而短诗底能事也有写景、抒情两种；而抒情为难。正如平伯给我的另一信说：“……因短诗所表现的，只有中心的一点。但这一点从千头万绪中间挑选出来，真是极不容易。读者或以为一两句耳，何难之有；而不知神思之来，偏不难于千百句而难于一二句。……做写景短诗，我已颇觉其选择之难，抒情恐尤难矣；因景尚易把握，情则尤迷离惝怳也。”

三首短诗，却有这样长的序，未免所谓“像座比石

像还大”；可是因为初次发表，有解释底必要，所以终于累累赘赘地说了。

（二一，一一，七，上海。《诗》第一卷第一期。）

-
- ① 此三首杂诗见开明书店一九五三年版《朱自清文集》第三十八页。——编者